



民間文化傳統的守護人

《漢聲》雜誌發行人黃永松專訪

The Guardian of Folk Culture: An Interview with Huang Yung-sung, Publisher of Han Sheng Magazine

採訪・撰文／林玉 (Lin Yu) · 圖片提供／黃永松



黃永松拍攝各個地方的獨特工藝，將之製成專輯，以為保存。

「生平單純，但是生涯精彩；因為工作需要，走遍大江南北和白山黑水、黃土高原的農民交朋友……讓我的生命充實得很」，這是《漢聲》雜誌創辦人黃永松在學學文創的講師資料欄的自我介紹。是的，對於一個從前衛藝術轉身「向後看」民俗藝術，一頭栽進中國浩瀚的文化大海，泅泳、浮沉、蛻變成「活著的文化人」，矢志建立一座「中華傳統文化基因庫」，38年走來始終如一的人，生命無疑如萬花筒般絢爛、精彩而充實。

久仰漢聲「揚大漢天聲、薪傳中華火」的薪傳者——黃永松之名，筆者棄電話訪談改為親自造訪，地處迷離的漢聲，隱身在老舊巷弄中，一進大門觸目所及皆是書，各種民俗資料、人文風景、失傳的民間工藝等，透過鉅細靡遺的編撰，留下精彩的篇章與史料，正當看得忘我之際，身著寬鬆布衣，清瘦卻精神奕奕的黃永松出現，他讓筆者面坐在一堵書牆前，他則背對著它，原因是，面對書牆他容易分心，似乎猶如家族繁榮的長者，看著開枝散葉的後代，得思索家族脈絡般，這恐是讓著作等身的黃永松分心之故吧！

多才多藝，穿越藝術類型界線

高中念甲組，留日的父親一心期盼黃永松學醫，但是他內心嚮往的卻是藝術。同時承載著父命難違與自己的想望，一度讓他避居山中寺院，與寺中師父談玄說

道，也促成了與學長合作第一部紀錄片《上山》的因緣。最後，黃永松的父母拗不過只得順著孩子的意，而他後來也如願考上了國立藝專（臺藝大前身）雕塑科。因為對紀錄片感興趣，在學期間即與牟敦芾合拍電影《不敢跟你講》，藝術的多元性早在黃永松身上竄動。

受西式美學的黃永松在創辦「漢聲」之前，是個前衛的藝術家，如何轉變成「向後看」的傳統民俗工藝推手？「啊！這完全是因緣際會，不過後來慢慢發現，這份事業與我的成長、性格，還有價值觀非常契合，似乎又是冥冥中的注定。」原來出生在桃園龍潭客家村的黃永松有個多才多藝的父親，製茶、釀酒、編竹籃、做釣桿、花生糖、還一手包辦木工、水泥工、金工等，全不假他人之手，「我小時候的玩具都是父親做的，所以日後我也學習自己做玩具，另外我生活在農村，對生活裡的民風民俗有著很深的眷戀，所以生活的影響與我選擇工作的型態有莫大的關連。」他更語帶禪意地說，老舊與新意之間毫無窒礙，只要回到人的本位，就能內化、穿透兩者之間的界線，產生豐富的情感，此時東方與西方、舊傳統與前衛藝術也能融合為一。

1960年代，許多人將出國視為大學之後的下一個目標。黃永松心裡亦曾渴望出國受西潮洗禮，但身為家中長子，他顧及經濟負擔，因而打消念頭，轉而朝廣告圈發展，那時拍了著名的「快樂香皂」廣告，同時也擔任萬歲電影公司美術指導、中央電影公司導演組劇照攝影，隨後加入「V10視覺藝術群」，拍下許多具有強烈試驗與設計風格的攝影作品。黃永松年紀輕輕便已在攝影界闖出名號，然而他卻未因此獲得充實感與歸屬感。

起辦雜誌，致力東西文化交流

直到1971年，他遇上生命中事業的組合，催生英文《漢聲》雜誌的關鍵人吳美雲，事情才開始出現轉折。吳美雲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廣東人，長期居住國外，卻總讓人誤以為是日本人，當介紹自己來

玉一室風雅主

書蒲壁水雲閣



黃永松和推動《漢聲》雜誌的關鍵人物吳美雲



漢聲歷來的出版品，見證了其保存民間文化的用心。

自「臺灣」（Taiwan）時，常遭誤聽成來自「泰國」（Thailand）。有感於將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及風土民情介紹給外國人的書籍太少，所以她動了辦報之念，希望一份介紹中國歷史、文化、風俗習慣、藝術活動的英文報紙，能幫助華僑及外國人更深入地認識臺灣。

吳美雲、黃永松、姚孟嘉、奚淞為漢聲草創時期的四大靈魂人物，自封為「漢聲四君子」。黃永松點子多、美術和攝影一流；姚孟嘉思路細密、博學多聞；奚淞的插畫富創意，文字素養頗佳；吳美雲則擅長統領執行，綜合協調，可謂絕佳組合。

「起初，她想要做寫實報導，但是當時報禁未開，擔心做起來捉襟見肘。我生長在鄉下，覺得媽祖生日、建醮都非常有趣……所以，我建議從文化著手。」於是，從報紙形式轉向雜誌，同時定調「地方采風」為報導主軸。英文《漢聲》創刊號甫出版，華航就欣然採購，置於飛機上供乘客閱讀，將東方文化傳達到西方。「這個階段，我們所做的是東西文化交流，屬於『空間橫座標』的文化平衡。」黃永松喝著茶，細說當年。

每年的媽祖誕辰，隆重的儀式與遶境是臺灣人的盛

事，數萬信徒隨著媽祖鑾轎步行過一個個的鄉鎮，受到當地人的朝拜，每次的往返耗時八日。漢聲第一次製作的雜誌內容即以臺灣的媽祖信仰為題，黃永松跟隨信徒的腳步走了四年，記錄下儀式過程，也深入信徒內心。接著又到大鵬劇校觀看學生學戲的操練，無論練功夫、吊嗓子，每一幕、每個細節，就這樣逐一地鉛印在《漢聲》雜誌上。

1973年，《漢聲》雜誌發表了臺灣油紙傘工藝的調查，剎時在國內颳起一陣懷舊風，許多年輕人紛紛購買油紙傘，《漢聲》的發聲搶救了瀕臨絕跡的手工藝，甚至連英國BBC電視台的製片人都找上黃永松，要求合作拍攝油紙傘的紀錄片。其間還有一個受IBM公司文化基金資助的美國年輕人，拿著《漢聲》雜誌找上門來，要求黃永松引介，讓他拜油紙傘師傅為師，學習中國的傳統製傘技術。黃永松當時問這位美國青年：「你們美國人為什麼那麼重視手工藝？」這位美國人回答：「一個國家的精密工業要好，它的重工業一定要好；重工業要好，輕工業一定要好；輕工業好，手工業一定要好；手工業要好，手工藝一定要好。這是一條堅實完整的系

統，不能從中間斷掉。」這一席話讓黃永松感慨萬千，他說：我們的工業一直處在為西方人「打工」的狀態，賺取微薄的利潤，卻忍受著嚴重的污染，他認為要想超過西方，就必須找回手工藝精神。這些正向的迴響與感悟，更讓黃永松興起了將《漢聲》建構成一座中華傳統文化基因庫之念。

一點一滴，建立民間文化基因庫

當雜誌進行到第28期時，黃永松發現，報導的內容涉足層面越來越多，此際他建立「中國民間文化基因庫」的心願也益發強烈，他開始將致力搶救、保護和發揚中國民間傳統文化視為己任，並以分享的方式供他人使用，希望將這份寶貴的資料傳給後代人。因此，漢聲出版的雜誌不若傳統的膠裝，而是以打孔處理，主要目的就是讓讀者也能建立自己的文化基因庫。

玉飾搭配「中國結」，既典雅又古意盎然，這個民清時期的鈕釦結，經由《漢聲》費時多年的田野調查與整理，將基本結法，交加相乘，一條繩子衍生出的複合結法，都紀錄下來；一時間，「中國結」成了家飾與裝飾品的熱門商品，不僅轟動了臺灣，也傳至大陸、甚至遠渡世界各地，德國貝塔斯曼手藝出版總編輯甚且將「中國結」的加工製作，翻譯成德文出版。

1978年，臺灣經濟開始騰飛，黃永松卻發現富裕的生活凸顯了國人淺薄的文化根底，出現許多盲目崇洋的「暴發戶」，牽動了他那根敏感的文化神經，因此他決定讓《漢聲》改弦易轍，從

英文版改為中文版發行。

「當年英文版的《漢聲》是交流東西方文化的橫向模式，中文版的《漢聲》則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縱向銜接，這種轉變十分痛苦……」黃永松回憶當時說。當時擔任漢聲的指導老師俞大綱，以剝切之語對黃永松說：「傳統文化像是人的頭顱，現代文化則如雙腳，在時代的遽變下，現在演

變成頭腳分離的畸形局面，所以你要做『肚腹』，把頭與腳連接起來，讓歷史和現代首尾相連。」黃永松十分認同俞大綱的話，此後《漢聲》亦以「民間文化守望者」自許，並將雜誌的定位立在：屬於中國人的、傳統、民間、活生生等四個主軸的題材。

1979年，「漢聲」舉辦「中國童玩」全省巡迴展，分別在臺北、臺中、臺南、高雄之國立中央圖書館各分館展出，參觀人潮達四十萬人次以上，並因此協助促成了1980年全國第一座兒童博物館的設立。漢聲一步一腳印，走出版潮流的偏鋒，編輯出傳統文化的珍貴史料，於同一年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選入「風雲十年——文化十事，文化十人」，贏得各界掌聲；1988年，他持續進行文化尋根活動及蒐集民俗工作，陸續出版了《臺灣的泉州人專集》、《臺灣的漳州人專集》、《臺灣的客家人專集》；1997年黃永松獲選為亞洲十四位設計家之一，並於2000年應全球平面設計會議 icograda millennium congress 之邀，參加漢城舉辦的「oullim 2000 Seoul」，於大會中進行專題演講。

文做並行，挽救瀕危文化傳統

《漢聲》雜誌於第19期即至大陸做採訪，製作了《福建圓樓專集》、《摩梭人的阿注婚》、《曹雪芹紮燕風箏考工志》、《中國民間美術》等專輯。1997年，黃永松在浙江



《曹雪芹紮燕風箏考工志》一書書影（右圖）
《曹雪芹紮燕風箏考工志》中所載的紮燕風箏畫訣（左圖）



剛完成展開的夾織藍染布（轉載自《中國土布系列——夾織》一書）
浙江夾織工藝中的卸版程序（左圖）（轉載自《中國土布系列——夾織》一書）

蒼南縣山村發現了名為「夾織」的染布工藝，有一傳說指出，此種工藝始於秦漢時期，在唐朝盛極一時，宋代以後逐漸式微。原本以為失傳千年的工藝，卻讓黃永松在山村中巧遇，他喜不自勝地與作坊主人聊了起來，一聊之下才發現，因為現代人已不再使用這種傳統被面，主人也決定要打掉染缸。為了留下這種工藝的製作工法，黃永松當下訂了一年的貨：一千條。隨後，他在《中國土布系列——夾織》一書中，為夾織從歷史到生產工法進行詳盡的介紹，並於書中寫下《千條夾織》認購文，希望在眾人的努力下，共同挽救這種即將失傳的民間工藝。

2003年，黃永松看到了山西省臨縣磧口鎮的美，這裡曾是明清時期黃河河運終點的水陸碼頭，因內陸交通發達而逐漸被遺忘。不過，也因為如此，磧口鎮和周邊的村落得以完整保留下古城風貌。黃永松記得自己那時拿著照片對吳美雲說：「這裡的風景比照片不知美上多少倍！這可能是我第一次沒辦法用相機捕捉下真正的美。」漢聲耗費了四年時間調查、測繪，至第五年才終於出版《古鎮磧口》一書，並與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陳志華教授合力召集中、臺、德、日各國的學

者專家，在磧口鎮召開「中國·磧口保護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最後終於獲得世界文化遺址基金會（The World Monuments Fund）的重視，將磧口鎮認定為世界百大瀕臨危險的文化遺址。

在太湖之濱的無錫，有一處相傳起於明朝，數百年來連綿不斷、代代相傳的泥人產地——惠山。90年代，黃永松發現此地特產的油潤黑泥所泥塑出的京劇、崑曲如〈貴妃醉酒〉、〈醉打山門〉、〈義妖記〉、〈鬧天宮〉〈西廂記〉、〈關公看春秋〉、〈三娘教子〉等劇中的泥塑人物，裡面的生、旦、淨、丑，以揭、塗、勾、點、揮、暈、刷等技法，彷傳統戲曲之扮相，逐一完成；無論是崔鶯鶯、楊玉環或關公，無一不維妙維



蘇州娘姨 惠山泥人（轉載自《惠山泥人》一書）
拾得合聖 惠山泥人（左圖）（轉載自《惠山泥人》一書）

肖，構思雋妙。驚喜之餘，黃永松為了留住民間工藝老師傅的技藝，於是在1994年和南京東南大學藝術學系合作創立了「中國民間藝術研究所」，延請手藝大師到校授課和示範，讓民間工藝薪火得以傳承。

因為有學生協助建立資料庫，《惠山泥人》得以慢工出細活，由當地老師傅製作泥人，再由工作人員逐一拍攝下道道步驟，費時八年，於2003年分別編撰成三冊出版，其中第一冊是「論述篇」與「圖錄篇」；第二冊是「傳承篇」，另包含由老師傅口中整理而成的「捏塑18法」和「彩繪7法」；第三冊是「工序篇」。此三冊的出版，為惠山泥人的工藝傳統保留了難得的詳盡紀錄。漢聲就這樣在數十年間出版了不計其數的中國民間文化書籍，2006年也獲得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行家出版物」（The Best Esoteric Publication）。

等；「民間生活」裡的醫療健康、武術體育、飲食等；「民間信仰」則有佛像、道教、通俗信仰、術數、禁忌迷信及其他信仰等；「民間文學」中的通俗文學、詩歌俗語、方言文學、說唱文字、民間故事、遊藝、戲曲文學等；「民間藝術」包含：戲曲、音樂、舞蹈、建築、工藝、遊戲競技、繪畫等。系列相關的書籍都採田野實際調查兼圖片、攝影並陳手法，記錄下臺灣和中國各地潛藏的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有些書一做即耗時八、九年。

對黃永松而言，「傳統是流動的水，而不是凝固的冰」，他希望漢聲辛苦編撰的內容，可以一代代傳承下去，所以每本皆是用心譜寫的報導，「這些都是民藝薪傳的教育藍本，讓人看了繁瑣的民藝製作過程，進而發揚將失傳的民藝，後代子孫也可以將基因組織」。他進



2006年《時代》雜誌評選《漢聲》為「最佳行家出版物」的報導

小題大作，保留文化創意之根

以身為中國人自許的黃永松，投入漢聲工作後，對整個中華文化都懷有無上的興趣。他認為時代發展得太快，許多東西正逐漸消失，而任何曾經在歷史走過的文化，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小基因，可以累積出輝煌的未來。是故，漢聲一開始就以「小題大作」為方向。

黃永松一開始即認定，「小傳統文化」是人類文化基因庫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雜誌採訪的內容愈來愈多，他開始分門別類，逐步將「民間文化」、「民間生活」、「民間信仰」、「民間文學」、「民間藝術」等五大主軸進行總綱分類。初始文化基因庫的分類構想係從圖書館入手，不過，此系統太過龐大且繁瑣，因此，漢聲以圖書館編列的方式自組編纂，逐一建檔。目前分為5種，10類，56項，147個目。內容涵蓋：「民間文化」裡的歲時節慶、生命禮俗、家族親屬、民間組織

一步表示，目前全世界如火如荼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積澱，孕育出的能量必然可在新時代發光，因為具有文化內涵的商品才有生命力。他直言不諱地說：目前臺灣的文化創意商品雖具創意，但缺乏文化內涵，「傳統文化在臺灣一直保留得不錯，若能從文化基因庫裡，將舊傳統與新文化銜接起來，必然會衍生出新的藝術形式和品種」，黃永松信心堅定地說。

雖然學的是藝術，但長年在各地「跑江湖」，讓黃永松也練就出了對市場的敏銳度。他坦言，經濟和文化的融合確實是21世紀的趨勢，且帶動經濟發展的是文化。黃永松認為，任何時代的藝術都離不開創意，而深厚的民族文化是激發創意的沃土，理所當然是培植文化創意產業的養分，「中華文化是個巨人，坐在巨人肩上可以看得又高又遠，千萬不要成了民族文化的侏儒。」因此他反對一味地跟隨西洋流行的腳步，堅持傳統文化不應被流行左右。此外，他更以從事傳統民間藝術的過



黃永松深入大陸拍攝民間工藝的情景（本頁圖）

來人身分表示，中國民間的傳統文化既要融合現代元素，跟上時代發展的趨勢；同時，現代的藝術設計也應從民間文化中尋找創作的靈魂和本質。

回首生活，俯拾美學經濟元素

明朝思想家王陽明曾言：「百姓日用即道」，雖然此語在學術界歷來各有不同意見，但黃永松卻以此做為文化創意產業的起點。他認為，工藝係因需求才產生，從最初始的實用，民生富足後才發展到美學的品味，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走向必須落實在能為多數人生活所用，若非如此，恐怕禁不起時間的考驗。

在漢聲出版的叢書中，古蹟建築、飲食文化、民俗活動都占有一席之地，黃永松指出，文化創意產業的範圍其實相當廣泛，非物質性文化遺產和物質性文化遺產兩相結合發展經濟也是極重要的一環。他認為北京的廟會結合民間舞蹈，就能創造出原汁原味的「廟會經濟」，此外古蹟、飲食文化、民俗活動等，都是文化創意產業創造產值的元素。但他反對過度商業化地發展文化觀光，認為如此容易導致文化的空洞化，一旦過度商業化，就會產生不斷重複、僵化的商店，販賣相同的商品，那麼文化的本意就喪失了。

2003年，漢聲與大陸出版界人士在北京成立分公司，除了原有的圖書出版外，黃永松以傳統民俗文化為經，創意為緯，在江南古縣城慈城創立「天工之城」，

串連出其垂直整合的「文化創意產業」。「天工之城」目前設有：「DIY休閒旅遊樂園」、「DIY產業發展中心」、「創意設計基地」及「文化教育園地」，同時成立文化創意產業育成中心，目前也已正式入駐了十多家工作室。園區內所設的體驗項目有：貝碧歐休閒畫材、哈哈尼手工彩瓷、老普手藝人布藝、段段繡鉤編、午馬未羊皮藝、樂活動力襪子娃娃、手工蠟燭香皂等。

拜科技之賜，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已打破了國界，成為名副其實的地球村，從黃永松長期關注民間傳統文化的角度而言，他覺得處於「地球村」狀態，各地文化應該都會較過去更五彩繽紛，各民族之間也須具有差異和特色；但是現在許多藝術工作者卻都以出國學習為目標。他認為，東方人捨棄自己的文化，反朝向西方的文化或藝術，可能僅能依樣畫葫蘆，所畫的葫蘆卻又難比外國人好；因此，想要創造與眾不同的特色，更應該在傳統文化基礎上進行創新，凸顯中國的文化，生產出來的商品才能獲得青睞。

文化是生活的母親，從中國美食文化、米食、傳統服飾、漢字、春節吉祥語、民俗活動、喝茶等，都可以回味母親的味道。黃永松認為，文化創意一直存在著，只要用心「回頭看」，朝著祖先留下的傳統文化遺跡，就可以從中取擷並發揚光大，而唯有獨特的風格，以及文化意蘊，文化產業才能顯示差異化，進而創造經濟價值。





黃永松與天工之城的古石牆（上圖）

黃永松在臺北漢聲雜誌社辦公室拼貼古城牆大圖（下圖）

